

风雨中

朱金华

七月,行走在山城街巷,炎炎烈日晒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多么渴望来一场暴风雨,荡涤烦闷,还原清凉。一阵乌云翻卷,笼罩在头顶,压得没地儿躲藏。倏忽间,电闪雷鸣,日光隐耀,伴随豆大雨点落下,砸在闪烁焰影的地面,扬起一片白色尘土,更觉雾,惊慌行走的人群,纷纷跑动。好心人招呼说,跑快呀,下大啦!我说,前边还不是一样下多大嘛。

幽它一默,是对现实无奈的调侃。突降暴雨,行走者大多没能未雨绸缪,虽说满街楼房林立,一堆人蜂拥在屋檐,仅凭这瘦骨嶙峋体魄,加之打小就不爱扎堆的秉性,哪里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呢?风雨中行走,任凭雨水淋漓,突然间变得迷茫起来,陌生了生活的山城,还有山城来来往往熟悉的面孔。源于自然界的侵袭并不可怕,来自人类的冷漠才令人心寒。

城里的优越,不光体现在“城里儿里”的言辞中,举手投足,眼神里无意间就泛起着高傲来。比照老街人的说法,在城里居住三代以上才算城里人,我虽然没有卑微到“心若无栖息,到哪儿都是流浪”的惶惶,如今在这座山城工作生活很有些年头儿,掰指头算算,到俺孙子辈儿,才算得城里人哟。

油然想起故乡,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,总让人牵挂。春天里,有兰的芬芳,山桃花的浪漫,田埂里一大片黄澄澄油菜花,散飘泥土的芳香,安静地生长着,没有招徕观光者的身影,只有蜜蜂在忙碌劳作,正如田舍里的农夫,起早贪黑耕耘希望,在田地里刨光景,收获细嫩,从未感觉疲倦。就连享受好政策居住到城里安居房里的乡党,隔三岔五回到乡下,菜园里揪一笼青菜、黄瓜,拔一抱萝卜缨子,装半袋糊汤糝子,带回城里当零食,倒不是为了节省钱,而是放不下乡下的味道。对于乡愁,我与乡亲们一样有深深的眷恋。乡愁,是那几间回不去的老屋,是家门前从小走到大的那条小路,是走累了总想歇歇脚的门槛,是走到天南地北也改不了的口……

我曾无数次登上塔坡那个并不高耸的山顶,看夕阳西下,观群山连绵,梦想渐渐地被遗忘。当我想起故乡门前遮挡住冬日暖阳、遮蔽望穿外面世界的黄龙寨顶,心潮便开始涌动,奋斗的过往历历在目,奋进的脚步又一次迈进。

人生旅途并不全是阳光普照,风雨中,兴许更能激发前进的动力。正如门前的高山,并未给我的童年留下好印象,当我远离故土,在他乡漂泊,几回梦中与之谋面,那高耸的巍峨,蓬勃的生机,给我无穷力量……

夜色中的丹江河堤

袁江平

商州城的夜晚是丰富多彩的,但要说最引人入胜的,还是丹江河堤滨江公园美轮美奂、令人流连忘返的夜色。夜色中的丹江河堤是迷人的、浪漫的,又是热闹的、欢快的,也是闲适的、凉爽的。有种别样的诗情画意,似江南水乡般的婉约,又如农家小院般的悠闲,总是叫人痴迷,难以割舍。

有人说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我并非矫情之人,但对山对水却情有独钟。居住在商州这块风水宝地,倒是实实在在地成全了我对山对水的眷恋和喜爱。我最爱丹江河堤夜晚的美景,每天晚饭后不去河堤走一走、看一看,心里便是空落落的,总感觉好像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完成一样。当一天之中最后一缕晚霞,宛若游丝般轻飘飘地悬挂在州城西边的熊耳山上时,我已行走在滨江公园红蓝相间的健身跑道上,这个习惯如闹钟般准时准点,多年没有间断过。夜色中的滨江公园环境优美,丹江河水汨汨流淌,两岸华灯初上时,一排排、一盏盏橘黄色的灯闪动着金色的光亮,远远望去丹江河堤就好像两条活灵活现的巨龙,紧紧地拥抱着丹江,把河堤装点得富丽堂皇。王塘大桥、风雨廊桥、彩虹桥横跨架落在丹江之上,桥上已被璀璨的霓虹灯精致装饰,如雨后的彩虹,晚上灯光不停滚动闪烁,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,河面便呈现出流光溢彩的万千景象,这时水中的倒影与岸上的景致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动画场景,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,氤氲缭绕,煞是好看,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
行走在河堤上,风儿轻拂,神清气爽,飘飘然如仙人,悠悠哉如道士,白天的劳累已随清风飘远,一天的烦恼也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的天、地、山、水、人、城、景在迷人的夜色中融为一体,勾勒出一幅梦幻般的绚丽画卷。

夜晚的月光流水般泻洒在河堤上,银色的月光把一切都映照得斑驳陆离。树影婆娑,风儿轻拂,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在风中轻轻摇曳,不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清雅而朦胧。傍晚时分是丹江河堤人最多的时候,人来人往,自得其乐,自由自在,或健身锻炼、或打拳练剑,还有翩翩起舞、逗趣消遣、散步遛弯的,公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,人们以不同的形式休闲放松,享受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行走在河堤上,看到那些跑步的、拍照的、玩抖音的……处处都洋溢着活力;行走在河堤上,常常碰到熟人、乡党,见面彼此挥手点头,有时还会握着手三三两两站在岸边寒暄。河堤上听到的是乡音,感受到的是乡情,不变的是问候和关心……这种体会在别的地方很少有。

丹江河堤的美不仅在她的颜值,还在于她的内涵,这儿仅仅是商州城近几年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夜色中的丹江河堤也正是建设“22℃商洛·中国康养之都”和打造“都市慢生活”的真实写照。青山绿水,风水宝地,世外桃源般美景,作为一名老商州人,我的内心有着满满的自豪。

沙湾记

侯建军

诗,真切描绘了沙湾一带的山水风韵,抒发了他身临其境时通晓超脱的感触。年代更久远的沙湾,曾是赤脚袒胸的巴人女子腰扎草裙,头戴鹿角,围着篝火,擂鼓跳神,展示楚巫风情的地方。岁月如白驹过隙,今天的沙湾,衣着寒薄的僧人枯坐庙阶的古意已然消失,那座回龙寺,已被破除毁灭了。

山水辉映的沙湾,四面青山围屏,古道岭、瓮沟、二台子、双鱼峰、广洞山连天勾地,座座青峰如锁,重重关隘掩着这处静谧而又热闹的村居。乾佑河清澈见底,沙滩上孩子们追逐嬉戏,水边年轻人任浪花尖叫,更多的人在游泳、沙浴、日浴……阳光、碧浪、白沙滩,一派热带风光,恍惚间,人们都似乎置身在南国的海边了。

滨河依山的沙湾民宿,一湾碧水环村绕树而过,石坎梯田层层上翠峰,百十户砖

墙红瓦、土墙黑瓦的古朴民居,错落疏朗地撒播在半山窝的台田间,掩映在泉水叮咚的青林翠竹里,既古朴、又典雅,叫人流连忘返。这里的人不集结,住户不聚庄,一家一户独门独院,通村路、盘山路通到每家场院,每家院子都要在房坎道场边种一片树、养几圈花,因此就家家泉水、户户绿荫了。村中有一棵枝干盘虬的龙槐古树,据说有二三百年树龄了,主干四分后,再分杈生出八根次干伸向八方,青枝绿叶,浓荫如盖。兵荒马乱的年月,四里八乡的贫苦人没钱买药,就都到这棵树下叩头求索树叶,煎水熬汤服下,祛消百病。

时过境迁,沧海变为桑田,秦岭深处的绿水青山已然兑现成金山银山。政府结合实际提出在脱贫群众中实施小种植、小养殖、小田园、小加工、小商贸等项目发展庭院经济,组织沙湾群众种植櫻

桃水杂果,建设农事体验观光园,经营农家乐、民宿乡村游……如今,男人不出村,女人不出户就有活干和收入,村民变富了,沙湾更美了。

2022年5月,我随县文艺采风团一行走进了回龙沙湾。时值秦岭叠翠,乾佑扬波,那一河响晴的沙滩,一座罕见的巨石阵,几处古拙的瓦舍,令人惊疑走进了世外桃源。半坡上疏芭青青、蛇紫嫣红;翠竹间鸟雀欢蹦乱跳、歌调婉转;石坎梯田里樱桃红、芭蕉绿,惹得随行的一众美女像放飞的一群鸟雀,纷纷攀树拽枝,争相摘寻櫻桃,矜持碎了一地。

当我漫步在鸟语花香的沙湾,抬头观山景、曲曲山舞龙,俯首看清流、峰峰水回环,一种种豆南山、荷锄田园、怜爱丘山的乡愁,一种亲近自然、融入山水、放飞心灵的情思就袅袅如烟了。

商洛山

(总第2345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



怀念父亲

陈元

全大队人羡慕,公社领导、大队干部到家恭贺,左邻右舍夸声一片。父亲拉着母亲的手,热泪盈眶,一边说着感谢的话,一边露出满意而骄傲的神情。我是当时石门公社第一个考上学的,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师范生,但村里人认为这就是国家干部,吃商品粮,拿国家工资的人。我现在都能记得父亲说过的话:“娃呀,考上中专不容易,好好学习,学到更多知识,毕业了回咱乡里教书,把咱大队的娃教好,让他们像你一样考中专、上大学,给家里撑撑门面。”

父亲是个农民,但却有着一般农民没有的“野心”。父亲不愿下地干活,总想搞个木材、木炭生意,跑个运输什么的。后来,国家政策放开了,取消成分论,允许做生意,允许发展经济。父亲心就大了,到处张罗着收木材、木炭、药材,然后运至西安、河南,一年下来挣的钱,比三年种的粮食卖钱还要多。当时没有水泥路、柏油路,交通不便,寒冬腊月往外拉运木炭,经过石门大河,车轮胎陷进冰窟窿里,怎么也前进了,父亲就脱掉鞋袜,光脚走到寒冷刺骨的河水里,用肩膀把车推出,十分钟、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,等把车推出来了,父亲的双脚失去了知觉,几乎和冰冻在了一起。就这样,父亲双脚终生落下了病根,炎热的夏天父亲的脚都是冰凉冰凉的,后来天晚上我母亲给父亲烧开水泡脚。常年奔波劳碌,饥一顿饱一顿,父亲也落下了肠胃病。

在农业社集体干活期间,父亲学会了抽烟。父亲把烟叶或树叶揉碎,用旧书纸卷

成烟,呛得眼泪直流,连声咳嗽。父亲的烟瘾很大。我参加工作后,每个月都要给父亲买两条烟,父亲舍不得抽,拿到村里小商店换成更便宜更廉价的烟。有次被我发现,父亲怪不好意思地说:“娃呀,有烟抽就行了,你伯伯你叔叔大大,他们还是早烟叶自卷呢,我已经够好的了。”听着父亲说这话,我心都碎了。

父亲教会了我烧木炭、做床板、拉锯子,还教会了我给木头上线、烧砖烧瓦、种麦种谷种洋芋栽红薯,这些于我是一种资本,是一份财富。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农村,什么是农民,深谙农民的疾苦,懂得农村的不易。艰苦创业,勤俭节约,热爱感恩,果敢坚毅,担当负责。我立马带父亲去县医院,住

院治疗了15天,打针吃药,各种检查,就是不见病情好转。我把父亲转往西安唐都医院,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,已经扩散到其他内脏,无法手术,只能保守治疗。我没有告诉父亲是肺癌,只说得了肺气肿,打针吃药很快就会好的。父亲很是配合,完全听从医生的安排。希望自己能早点康复出院,他要回老家种菜种地,还要养猪养鸡,给儿女

们拿。我们姊妹四个,轮流陪护在父亲身边,寸步不离,害怕一不留神父亲就没了。唐都医院治疗一个月,医生告诉我们,你们把老人转回丹凤吧,该吃就吃,该喝就喝。其实那时父亲每天只喝点流食,全靠注射人造蛋白维持生命。

父亲转回了县中医医院,在医院19天后,终是离开了我们。开始没有告诉父亲得了肺癌,但他是个聪明人,治了这么久,不见好转,腹部越来越胀,越来越痛。父亲说,他恐怕得了啥不好的病。我们不忍心再隐瞒父亲,就如实告诉父亲是肺癌,而且是晚期。父亲爱抽烟,我就把烟点着,让他吸,我也吸。我本不抽烟的,我是在陪父亲抽烟。临终前一天晚上,我坐在病床上把父亲瘦弱的身体抱在怀里,父亲给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。要我认真做事,诚实做人,把工作干好,教育好子女,给陈家争气;要我在姊妹中带好头,团结大家,把母亲经营好。

父亲的遗嘱和教诲,我铭记在心。父亲生前自己选好了墓地,自己设计,请工匠打石条,修建墓洞墓碑。每每回家看到父亲的全石材墓碑,我都会赞叹父亲的手艺,感叹父亲的睿智与豁达。自父亲去世后,我就担起了家里的重担。现如今,78岁的老母,早晚河边跳广场舞,中午休息看看电视,身体还硬朗。弟姊妹买了房买了车,光景过得都比较好。虽然父亲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只有几万块钱,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无法估量的,我认为这是父亲留给儿女最好的东西。现在,我只想对父亲说:“父亲,您的教导我们都记得,您就安心吧,愿您在那边快乐幸福地生活。”

